

二十五史三編

二十五史三編

第三分冊 漢書之屬

岳麓書社

張舜徽主編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出版

主編：張舜徽

副主編：夏劍欽

編委：丁方曉

吳澤順

鄢琨

石洪運

曾主陶

二十五史三編第三分冊目錄

漢書之屬

讀漢書雜志	清·王念孫(一)
漢書辨疑	清·錢大昕(二三九)
漢學拾遺	清·劉台拱(三三一)
漢書管見	清·朱一新(三三六)
漢書注校補	清·周壽昌(四五〇)
漢書札記	清·李德銘(六九一)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	清·繆祐孫(七一)
漢書藝文志釋例	張舜徽(七四六)
漢書藝文志通釋	張舜徽(七五四)
漢書西域傳補注	清·徐松(八三一)
漢書蒙拾	清·杭世駿(八五八)
漢書佚文	清·王仁俊輯(八八九)
漢書瑣言	沈家本(八九〇)
續漢書志瑣言	沈家本(九三四)
讀漢書蠡述	李澄宇(九四七)
漢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	清·丁謙(九七六)

讀漢書雜誌

漢書第一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敘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注言解紀某紀者並同皆其證

欲奇此女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請願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互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喻城係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喻城係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爲係郵師古曰係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頗二說皆失之迂係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係於逆

旅杜注訓係為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係
歸焉係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係莊子列
御寇篇人將係女矣司馬彪注曰係附也附亦依也王
逸注七諫曰依係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
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
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
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同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
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
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
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
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
為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
也北音背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為人君者
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
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
尹知章注以此為敗北非是齊策曰會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

即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年左
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
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為背
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為乖正與
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
為北其失也鑿矣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亦翼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北此名故以敗走為北尚能遵用古訓不為顏說所惑師古
不讀北為背者特以北為入聲背為去聲不可合而一
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為古背字而背却二字竝
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
為背樂書訓北為敗安知其不讀為背乎大雅行葦之
黃耆台背與翼福為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為
韻瞻卬之譜始竟背與忒極惡識織為韻背字皆讀入
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
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
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猜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
倉曰猜黯惡也酈吏傳曰甯成猜賊任威是也史記作猜賊
猜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

禍猾字或作猾二形相近故猾誤為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爵輕狡猾猾字作猾是其證爵輕狡猾猾言慄悍猾賊耳晉語齒牙為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猾之為禍猶濁之為滑呂氏春秋開春篇晉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論衡外偽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場

乃道場孟康曰道由礪念孫案道即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為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騎戰犍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遲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稟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記南

越傳之犂且一作比且衛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為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為將旦未明之時與昧爽昧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市耳黎字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

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外徐廣曰犂猶比也

今本犂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

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外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

南越傳犂自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

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

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

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

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穎以

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母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

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竝作至通鑑

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

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

三明陳馬諱本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本非刻本也後

皆放文選而征賦注引此並作拔劍起舞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更以春正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開言春正月言楚項羽不知為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元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麻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麻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同太初元年正麻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辯見下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之後記事者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為正月則已誤說秦之月號矣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師古之說本此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麻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

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為歲首究未嘗以為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春在陽和方起則為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為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為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麻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麻志建寅之月顓頊麻之正月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即闕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麻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為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麻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麻正月安得不建寅乎麻譜最重建元又安得於麻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麻元所起之亥月為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曰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

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弟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言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卮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鄴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弟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以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弟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沛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

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會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會之通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離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離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段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

和平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會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會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弟三閼至文帝二年為閼八年有後九月為閼法一章之弟四閼五年為弟五閼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二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為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議在太初厯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厯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九月為十二月閏月當為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賣嬰

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盼蒙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外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建丑之月為三月建辰之月為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厯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為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為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為歲首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厯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氏紀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為正月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為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為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建寅之月為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為歲首或云以四月為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為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

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開中
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
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
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
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
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
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爲
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
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族之月
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其證十七
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
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
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
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
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
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
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
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
時所用顓頊曆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

正月則顓頊曆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
顓頊曆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
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乃漢初之月號若
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
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
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
悉與太初曆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曆法亦安敢舉
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
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
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
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
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
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
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
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
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
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
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
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苟
悅不得言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使

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尚書蕭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
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
訓楚子為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為子字之誤也子即與
字與其之與通作子猶賜子之子通作與大雅皇矣篇
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子論語顏淵篇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史記衛將軍驍傳與壯
士為劉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卿里之化漢書
並作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
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
祖紀亦無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
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
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
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
乃幸以天年終注及本脫終字據如顏得復供養于高廟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美哀念之有如淳曰與發聲也四

師古刪去據史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

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

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

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

所哀念也劉攽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

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美哀念乎念孫案

如解文帝紀以與為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

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

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

字絕句尤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

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

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

幾何也辭注與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還者將與幾

人言將幾人也辭注與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

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公人何

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咎辱念孫案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眾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班肅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禮記明曰以其班肅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買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

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醫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榮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陽宋祁曰榮舊本作煖又高后紀灌嬰至榮陽宋祁曰景德本榮作煖念孫案作煖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榮陽字作榮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煖乃舊本之僅存者而于京未能訂正也段氏

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曰攷熒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熒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熒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于熒澤宣十二年及熒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號國今熒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榮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熒字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劼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闕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尚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庸妄改熒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渾絕小水也從水榮省聲戶局切渾字下曰榮渾也從水甯聲

奴治切此依文選七閩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閩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沖決爲榮相發明其穿鑿傳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熒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縣絕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惠紀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外罪念孫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讀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馬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卽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

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為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為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兒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越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界云舉目驚界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金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鄧文穎曰劉鄧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鄧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宜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翁折里橋郵閣頌雖篇魯班亦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

廢遷蜀嚴道外雄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外雄念孫案外雄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外此正釋道外雄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于蜀道外雄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外雄皆其證

眾恩

未央宮東闕眾恩災宋祁曰江南本恩作思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說文無思字漢書作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思者皆因思字而誤加岡也且顏注思字有音而思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磽陁

今本脫地字據通典會貨一補地磽陁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

數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如淳曰莊周云麋鹿會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溪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莽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莽居晉語戎狄莽處韋杜注並云莽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莽莽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

其募葬

其募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募葬募字涉上文四募字而衍諸王侯募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募字漢紀孝景紀無募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即古字通以即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尚書

治鴈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繕之即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人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會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會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會則本作給會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會之語若作續會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會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會通典選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耆也即王制所云耆耄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因舉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習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以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請明師古曰方道也聞博

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為道或訓為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即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豐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論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章注竝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論說文論擇也

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論當為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為